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儒行第四十一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者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諱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

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孔子對曰丘少居

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

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

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

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

寸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遠數之不

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遠猶

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父將倦使之相代哀公命席

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

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

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

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儒有衣冠

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

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偽言之不愾怛也如威

如愧如有所畏儒有其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

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
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齊難齊莊可畏難也
行不爭道止不選處

所以遠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

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
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
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祈猶求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
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

疏

魯哀公問
於孔子者

言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
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
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
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
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為孔子命
席方說儒行之事也 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徧知今古之事也
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之鄉也 丘不知儒服者不知
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衣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
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

注

逢猶至二

寸 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是逢為盛大之貌也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者掖謂肘
掖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
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朝祭
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

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為戲明此時意以為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袂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良紇良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丘為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

者遽卒也數說也終盡也物事也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 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所答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坐於哀公說儒行脩立己身終始之事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脩飾立身之事不應直去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 力行以待取者言己脩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 其自立有如此者謂自脩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

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嚴勵自異也動作
慎者謂舉動與作恒謹慎也 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
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 小讓
如偽者言讓其小物如似詐偽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
不以利動也 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
有所畏懼也 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
慙愧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 粥粥若無能也者粥
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 中
中至所畏 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人中間
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偽言之不愾怛也者愾
怛謂急促之意言語之時不愾怛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偽
然庾氏去讓大物不受拒於人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
讓後受如似偽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 儒有居處齊
難者此明儒行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 居處齊難
者凡所居處容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
之也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也君子行道路不與

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 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
則涼此並為世人所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
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也 愛其死以有待也者
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為也者言
養身為行道德也 其備豫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
道豫防患害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
忠信以為寶者此一經明儒者懷忠信義之事也言儒
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人競人則
親而近之 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者言儒者不祈土
地之富以義自居故云以為土地 不祈多積多文以
為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
財積以利其身也 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
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 易祿而難畜也者無
義則去是難畜也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
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 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

者君有義則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 其近人 儒

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

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

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

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

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

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謂浸漬

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

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

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

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

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 **疏** 儒者之行有異於衆挺特

而亦不與同羣之事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

言儒者之行人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

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之事言以愛樂玩好

浸漬之也 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

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

之以兵者謂他人劫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 見死

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死終不更改其

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 鷙虫攫搏不程勇者言儒

者若逢鷙猛之虫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

即行也 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

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言儒

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

得為儒者孔子此言雖託儒為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

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優儒是也案定十年公與齊侯會

於夾谷之地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齊人欲劫辱魯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齊人之樂作優及侏儒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斷其手足異門而出齊侯不敢輕魯還汶陽之田及所侵之地並歸於魯是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 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 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 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儒者有愆過之言不更爲之 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聞流傳之言不窮其根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 不斷其威者斷絕也言儒者不斲絕其威嚴容止當可畏也 不習其謀者逢事則謀不豫習也其特立有如此者言餘人不能唯儒者獨能特立有如此之行也 ⑤淹謂至順也 正義曰淹謂浸漬之者言樂好之事民之所嗜易以溺人云淹之樂好故知淹爲浸漬也云沮謂恐怖之也以沮謂敗壞於人是恐怖之也俗本

沮或爲阻字謂阻難之事云鷙蟲猛鳥猛獸也者蟲是鳥獸通名故爲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鷙省聲也者言鷙蟲既其猛鳥猛獸但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鷙從執下著鳥今一鷙包兩義以獸鷙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鷙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傳云雖有負者後不悔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敗負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慮但平常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 儒有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從所謀之也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

此者

淫謂傾邪也恣滋味為溥溥之言欲也

疏

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

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溥者溥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儉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

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

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

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

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甲冑冑兜鍪也干櫓小盾也

大盾也

疏

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為甲冑注云甲冑冑兜鍪也干櫓小盾也甲冑干櫓所

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

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

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

儒有一畝

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上谷之不敢以疑上不谷

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

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

上谷之謂君

疏

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

壑前其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

唯一堵篳門圭窬篳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故云圭窬說一文云穿

木為戶左傳作實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主土也
蓬戶甕牖者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甕
牖者謂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為牖一日勿衣面
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
故言出更著之也 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
二日并得一日之食故注云二日用一日食也 上答之
不敢以疑者上君也答之謂已有言語君應答而用之不
敢以疑謂已決竭心力不敢疑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
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也言儒者仕官盡忠 上不答口不敢
以諂者已有言語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已宜靜默不敢
諂媚求進也 貧窮至為雉 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為
小官也者以經云其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
圭窬仕為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
五板為堵五堵為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
之大小高一丈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
長三丈為雉

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
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稽猶合也古人也

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
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
也猶圖也 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
信或為身 於人之事也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者言



儒與今世小人共居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 今世
行之後世以為楷者楷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以為後世楷
模法式 適弗逢世者適之也謂已之生於澆薄之時不
逢明世也 上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為

君上之所引取也 下弗推者下謂民人也推謂進舉也
言身在下不遇之時又不為民下所薦舉也 讒諂之民
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為君所引又不為民
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已者也 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
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者起居
猶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為伸雖比黨之民共危矣而行事
舉動猶能終伸我已之志謀不變易也 猶將不忘百姓
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
病也言常念之也 其憂思有如此者謂儒者身雖不遇猶
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 信讀如屈伸之伸假
借字也 正義曰此是信字義當如舒伸之伸但古之字
皆假借此信字以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
為屈伸之伸也 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

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
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不窮不止也幽居謂
獨處時也上通謂仕

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
信者也優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
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 此明儒有寬裕之事 博
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 學而不窮者謂廣博學問
而不窮止 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
行之不疲倦也 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未仕獨處也淫
謂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 上通而
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
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為困弊不足也以儒德
之備也 禮之以和為貴者禮以體別為理人用之當惠
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
故云以和為貴也 忠信之美者見人有忠信則己美之

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己法之 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鏗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己之方正下同瓦細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 ⑤不窮至遠人 正義曰不窮不止也者恐為困窮故云不止謂不窮己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己仕者為獨處也云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鏗有楞角言儒者身恒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獨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小合儒者不與衆人之合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為屈已同凡亦是君子為道不遠離於人與常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己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義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為賢臣成之 ⑥此明儒者舉賢能之事 儒有內稱若祁奚舉子祁午是不辟親 外舉不辟怨者若祁奚舉讎人解狐也案襄三年左傳云祁奚請老致任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但審知其賢故不辟也 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絕句皇氏以達之連下為句言儒者欲舉人之時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事堪可乃推而進達之不妄舉人也 不望其報者言雖進達賢人於君不求望其報也 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者君得其志者謂君任此儒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皆成此儒者推賢達士無所求為唯苟在利益國家

不於身上自求富貴也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

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

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

有如此者 相先猶相讓也久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

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達也 **疏** 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謂親

近者也 爵位相先也者相先謂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 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

為致死也 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下位不升已則待之而乃進也 遠相致也者謂已得明君而仕朋友在小

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共仕明君也 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 儒

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

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

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

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麤猶

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又必舒而脫脫焉己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

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為高臨眾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

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 **疏** 此明儒者殊異於世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 人特立獨行之事

澡身而浴德者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 陳言而伏者謂陳設其言而伏聽

君命也。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上弗知也謂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所不知。麤而翹之者麤疏也翹起發也言儒者事君已有善言正行君上既不知當伺候君上顏色因緣有事微疏而起發之令君上得知也。又不急為也者謂起發之時不急速而為之也。不臨深而為高者地既高矣不臨此衆人深下之處更增高猶言不臨此衆人卑賤處而自尊顯也。又臨衆人不以己位高尊而自振貴言儒者卑以自牧不加少而為多者謂已有謀事少勝不加增少勝自以為多以矜大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沮猶廢壞也言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己之本志也。同弗與者言儒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若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異所為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

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為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行此行為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麤猶至志也。正義曰麤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麤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已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為也若納己言速疾則被衆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衆人無知己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衆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恒自重愛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

不事諸侯慎靜而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

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

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

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
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八兩疏此明儒者志操規為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
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慎靜而寬
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
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不苟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
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
不以己之博學凌跨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
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
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不貴重也
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為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為之事而
行故云其規為有如此者也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
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苟屈以順之也者解
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己辨爭言行而彼人
為道不正己則不苟且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己之知勝
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己之

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
案算法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八兩為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
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
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

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疏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
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

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
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
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
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
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
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朋友則己不信其言也其

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
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為與己同則進而從之若
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為朋
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
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
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
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
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
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
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
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
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
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劣儒有大小大儒則
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尚書皋陶九德不一
德多則為天子諸侯德少則為大大卿士
可達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温良者仁

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
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
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
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
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
儒行也孔子嫌若斤已假

仁以為說仁

疏

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
子嫌其斤已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

良者仁之本也者言温良之性是仁者之儒行之本言仁者
之儒先從温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
敬慎者仁之地也
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慎為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
儒亦居止敬慎故云仁之地
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儒

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 孫接者仁之能也
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 禮節者仁之貌也言禮儀
搏節是仁儒之外貌 言談者仁之文也言語談說是仁
儒之文章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言歌舞喜樂是仁儒之
和悅也 分散者仁之施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
儒之恩施也 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
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己仁也 其尊謙有
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謂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
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為 儒有不
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

隕獲於貧賤不充誑於富貴不恩君王不

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隕獲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誑喜失節之貌

恩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
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為統閔或為文今

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妄之言無也言今世

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為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 孔子至舍

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

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

就而以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為戲當時服 疏 此明孔子自言已之儒所行如

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 不隕獲於貧賤者隕獲是困迫失志之貌言己雖遇貧賤不隕獲失志也 不充誑於富

貴者充誑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恩君王者恩辱也言不見恩辱於君王而違道也 不

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 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

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 ⑤ 困病至
自謂 正義曰 困病也 釋詁文云 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
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
夫解經長上也 羣吏解經有司也 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
魯哀公不用在齊犁鉏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
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臣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 鄭以
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恩累困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 鄭
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
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
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
命名也 妄無也 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復常人遭人
則謂之為儒 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耻辱也 言今世以
命之為儒是相取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 ⑥ 以儒
靳故相戲 正義曰 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
萬為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靳之長萬宋大夫
也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長萬病之後弒

閔公杜云戲而相愧曰靳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
也 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
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 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
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
⑦ 儒行至服 正義曰 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
也 案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
仲尼 仲尼曰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退命駕而行 文子遽止之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 孔子乃歸
以傳文無館事故 鄭稱蓋以疑之也 云不敢以儒為戲當
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 孔子卒哀公誅之 傳
云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 是終竟輕儒
此云不敢以儒為戲是當時暫服非久也

大學第四十二

正義曰 案鄭目錄云 名曰大學者 以其記博學可以為
政也 此於別錄屬通論 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

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
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顯明其
至德也上猶自處
也得謂得
事之宜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謂知
善惡吉

凶之所
終始也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
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

物言事緣人所好
來也此致或為至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

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壹是專行是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為壓壓

閉藏貌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

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詩云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

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斐有文章貌也誼忘也

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

於戲

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

其政又有樂利於民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

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

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帝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為題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戒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詩云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於止於鳥之所止也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

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

信緡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

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也

其一也 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是其一也 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 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 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 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 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 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 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 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為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偏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摠包萬慮謂之為心情所憶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憶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 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己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 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 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 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

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壹以脩身為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為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未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未治否矣之事也 辭若與人交接應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已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重報已未有此事也言已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已也若已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已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 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詐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 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

惡之如人嫌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 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似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 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宣著所行善事也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藏言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 謙讀為慊 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為厭厭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

所指視者衆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
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衆其所畏敬可嚴憚乎富
潤屋德潤身者言此二句爲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
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德潤身者謂德能潤其身
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外
體胖大言爲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
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詩
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引詩言學問自
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瞻彼淇澳菉竹猗
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
王芻也竹菉竹也視彼淇水之隅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
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
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
意之道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
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
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又瑟然顏色矜莊僖然性行寬大赫然
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
終以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
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
謂之脩亦謂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者恂讀爲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德
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此心至著也正義
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
爲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
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爲嚴峻之峻詩箋
云還爲恂也此記爲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
也云以其意識而德著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
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識而德著也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

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識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 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

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 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 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之盤者戒之甚也 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 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 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 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躬餘民封康叔誥言躬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為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為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

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唯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間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緡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緡熙言鳴呼文王之德，緡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鳥擇岑蔚安間而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蓊

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聖人之聽

訟與人同耳必使民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

此謂知本

本謂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



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懷怒貌也或作憤或為寔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

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教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

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

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事一人定國

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債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債於濟戾或為吝債或為錡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仁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

治國在齊其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

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

治國在齊其家天天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所謂平天

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弃也絜猶結也畢也矩法也

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借矩或作巨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

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

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詩云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已而已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

尹天子之大目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詩云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

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

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及紂爲惡而民

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

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

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

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曰亡人

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孤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

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一之貌也

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眾也尚庶幾也媚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唯仁人放流

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

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為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

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危也逮及也是故君子有

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

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仁者以

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

今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

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為誠然如已

府庫之財為已有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

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

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為己用者必忘

義是小人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

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正義曰此一經廣明

誠意之事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 必也使

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

竭其虛偽之辭也 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

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用意精誠求其情偽所以使無訟

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誠意之事意為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

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懣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正於心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辭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辭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辭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人親愛於我也 之其所賤惡而辭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辭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 之其所畏敬而辭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其辭我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 之其所哀矜而辭焉

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辭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 之其所教情而辭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教情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辭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教情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己而待他物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辭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之適至大也 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

來自僻己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敖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 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為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 其機如此者機謂關鍵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

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子有善行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貪利之事於己而后非責於人也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恕實而能曉喻於人使從己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

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似桃之夭夭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蓁蓁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為人兄宜為人弟此記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為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而後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鳴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不有差忒可以正長是四方之國言可法則也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德於家在室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后民皆法之也是先齊其家而后能治其國也 **注**一家至於濟 正義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

文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為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為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為登戾之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為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償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經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摠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詳諸侯有天子爲上，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已，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已，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已，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已，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也。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中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爲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

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被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大師與人爲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爲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有國者不可不慎，有國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爲天下僂矣者，僂謂刑僂也，君若邪辟，則爲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躬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躬，峻命不易者，儀

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躬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
之大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躬
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
從故有德此有人也 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
有土也 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 有
財此有用者為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 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
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
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
情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
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
民咸歸聚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
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
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
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人畔

於主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眾畔親離財散非君有
也 注師眾至厚云 正義曰師眾也峻大也皆釋詁文
爾雅峻字馬旁為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
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
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君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
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
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
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書之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
家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
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
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為寶唯親
愛仁道以為寶也 注楚書至奚恤 正義曰鄭知是楚
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
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
為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
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對曰
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
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
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之壇令尹子
西南面大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
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言楚之所寶
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
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
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
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
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甦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
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
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
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
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

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
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善人為寶也 勇犯至利也
正義曰勇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
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
勇犯為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 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
臣進賢誅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為晉敗於
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
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
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愨
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
猗然專一與此本異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
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 人之有技若已有
之者云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已自有也 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
其心中愛好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

說言其愛樂之甚也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
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
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
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 人之有技媚疾以
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媚妬也見人有
技藝則掩藏媚妬疾以憎惡之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
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爲達字也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
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 秦
誓至危也 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
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
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與師伐
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
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
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

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夫妬婦是媚爲妬也 唯仁人
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
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
天下咸服是也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
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
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其已之先
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
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 好人
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
惡是好人之所惡也 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
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 是謂拂人之
性者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者
逮及也如此菑必及夫身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
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

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 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 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 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 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 用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 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恒足 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者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各畜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未有好上仁而不好義者也者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者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者又爲人君作辭也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辭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

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注其爲至有也 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已有府庫之財爲已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闕察於雞豚之小利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尙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 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謂是

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為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為己用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孟獻至可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云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也云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但其當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榘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廣輪是也。彼為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彼為善之彼謂君也君欲為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苗害

並至者言君欲為善反令小人使為治國家之事毒害於下故苗害患難則並皆來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